

璇儿·著

BIANHUA
ZHI
SHANG

弱水彼岸
她是被神选中的祭品
从此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
却中了他爱的迷毒
坠入暗夜深渊，生生牵绊

彼岸花 之殇



BIANHUA
ZHI
SHANG

彼岸花 之物

“罗布红麻开的花，原来不是红色的，是白色的，就是枫公主的血把它们给染红了。”

“枫公主是谁？”

“她是楼兰最美丽的公主。”

“楼兰？这个国家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啊！”

“可枫公主还在。”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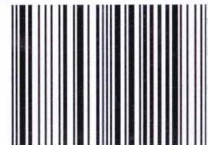
她乌黑晶莹的眸珠，流转生辉，肤色晶莹如玉，娇嫩如玫瑰花蕾，而这一切美丽都等待着死亡的祭奠。她从降生那一刻开始，便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嫁给她所厌恶的男人，要么成为祈求上天降福的祭品。她宁愿以身献祭，却求死不能，直到遇见他……

他明明只是个猎物，虽然很勇敢但毫无法力还非常啰嗦，虽然身高188公分外加长得超帅，可是看到美女就喜欢搭讪……这个21世纪的男人，却唤起她尘封的记忆。

千年之后，都市之中，她将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……

建议上架：青春/畅销小说

ISBN 978-7-5500-0219-7



9 787550 002197 >

定价：29.00元



鲜鲜文化集团
www.mjtsalind.com



Memory
House



BIANHUA
ZHI
SHANG

璇儿·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彼岸花之殇 / 璇儿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5500-0219-7

I. ①彼… II. ①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05791号

彼岸花之殇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著 者: 璇 儿

责任编辑: 汤四芳 胡青松

特约编辑: 四 喜 紫 木

出版发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
邮政编码: 33000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300千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500-0219-7

定 价: 2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-05-2011-15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由鲜鲜文化集团授权在中国大陆(不含港澳台)地区出版发行
中文简体字版, 并保留一切权利。

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Chapter.1
LOU LAN MO YU

楼兰漠玉
001

Chapter.2
ZHU ZHAI MI YUN

竹寨谜云
109

Chapter.3
LIAN HUA TA

莲花塔
211

月
牙
泉

BIANHUUA
ZHI
SHANG

漫天黄沙里有一座六层的小楼，雕梁画栋。一弯泉水，形如月牙，绕小楼流过，泉水旁遍生芦苇。

“据说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，有某些神奇的地方，是阴间和阳世的交界之处。”

“真有这么神奇的地方？”

“当然有，而且还不止一处。哦，我说一个地方，你一定知道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丰都鬼城。”

杜润秋发出了一阵狂笑，笑得在床上直打滚：“那地儿？那地儿不就是骗钱的？去烧个香都得敲上你一大笔！鬼城？呵呵，是一群贪心鬼吧？都说咱当导游的都是黑心的，鬼城那地儿绝对是黑中之黑！”

他们现在正在一个火车软卧的包间里。包间原本有两张上下铺，可以住四个人。但是为了“私密性”更好，丹朱把四个铺位都买了下来，于是这包间就只有他们三个人了，随便怎么说笑都没问题。暖气烧得非常之热，丹朱和晓霜都只穿着睡裙，杜润秋穿了件短袖的T恤，仍然觉得热。

软卧包间的车窗上，挂着一幅浅色的针织窗帘，窗帘上的图案很有当地特

色：一群大大小小的骆驼，在一弯沙漠的清泉里喝水。

床中间的桌子上，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零食和水果，吃得一片狼藉。本来么，坐长途火车是最无聊的，除了吃也无事可做。晓霜把一堆鸡翅膀啃得只剩骨头，啃得十根指头都是油，一点淑女形象也没了。丹朱正拿着本老旧的线装书在漫不经心地看，杜润秋瞟过一眼，是本什么诗集，他立刻觉得头晕，一眼也不去看了。

杜润秋跟晓霜和丹朱结伴出游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红珠岭（红珠岭是一座名山的副峰）。杜润秋的职业是导游，常常带着客人去红珠岭。可是那一次，红珠岭上却发生了大事情，好几个人死在那里。后来，他又跟着这两个女孩去过几个地方游玩，结果每次都是以数起命案告终。

从理智上讲，杜润秋知道，他不应该再跟她们搅和在一起了。她们充满神秘，虽然年轻，但她们简直像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来，杜润秋已经不想去计算跟她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死了多少个人了。

但是，她们两人身上却像是有着某种特异的魔力，让杜润秋明知道应该拒绝她们的邀请，却一次次地无法拒绝。

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每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杜润秋都像吞了个苍蝇似的，一次又一次地骂自己意志不坚。

说白了，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女孩都是美女，而杜润秋最喜欢的就是美女。

“你别笑，秋哥。”晓霜一本正经地说，还不时地舔一下手指头上的油，“丰都之所以被称为鬼城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那真是个阴阳交界的地方，群鬼出没，有的急着轮回投胎，有的却眷恋阳世……”

火车发出单调的“咔嚓咔嚓”的轰鸣声，杜润秋越听越想睡觉，不想再继续这个无聊的话题了：“好啦，晓霜，我们现在要去的并不是丰都鬼城，是不？你不用给我普及常识了，你别忘了我是个导游，只要是稍微有点名气的景点，我都知道的。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秋哥，丰都为什么被人们称作鬼城？”丹朱轻轻柔柔地开了口，她的眼里含着微微的笑意，“别说人人都知道的那一个，说最接近事实的那一个原因。”

杜润秋嘿嘿地笑，一口把一个苹果咬掉了一小半：“丹朱，你考我啊？好吧。据说最有出典的原因，就是鬼帝之说。那时候有巴族、蜀族两族，东周的时候，丰都就是巴族的别都。这巴族、蜀族互相交往，文化相互渗透，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他们共同信仰的宗教神——土伯。土伯就是巴蜀鬼族的第一代鬼帝，他就住在幽都——至今丰都还留着幽都的遗迹呢。”

晓霜拍手：“秋哥，你说得一点没错。看样子，你这个导游还真不是骗吃骗喝的！”

“我当然不是骗吃骗喝的。”杜润秋正色，“我是骗钱的，骗游客钱的！”

晓霜和丹朱都为之气结。丹朱喝了两口水，顺了顺气，又问：“秋哥，你一定去过这丰都鬼城吧？”

“去过啊！怎么没去过！”杜润秋大声说，“都修得崭新崭新的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门票还老贵的！你们老提这地儿干吗？我们现在的方向，是往G省T县的月牙泉，跟鬼城南辕北辙，八竿子打不到一处啊！”

丹朱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：“南辕北辙是没错，但八竿子打不到一处可就错了。秋哥，你大概不知道，G省的T县就是巴族、蜀族的发源地，也就是鬼帝土伯的出身之处。”

杜润秋呆滞地盯着她，盯了很久，最后结结巴巴地迸出了一句：“你们这一次……不是要找小鬼，而是要找鬼王了？”

晓霜和丹朱同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，笑得花枝乱颤。丹朱指着杜润秋，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。

“秋哥，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！”

事实上，月牙泉跟“幽都”一点也搭不上关系。月牙泉被一片高低起伏的沙山环抱着，那些沙山连绵的曲线几乎可以称之为优美。那圆润的弧线，绵延辗转了数十公里。

这里的沙子是极细的五色沙，十分稀罕。每个到这里来的游客，都会装一小瓶回去留作纪念。

杜润秋闭上眼睛，他在侧着耳朵认真地倾听。

这片沙山叫“鸣沙山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说这些沙山会发出声音。

晓霜正在玩一个游戏。那是个相当刺激的游戏——把一块长长的木板抬到沙山的顶上，然后人就坐在木板上，从沙山顶上滑下来。沙山的坡度极陡，下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，细沙像一幅金黄色的锦缎张挂在沙山上，沙山也在同时发出鸣响。

这声音起初比较细微，像是丝竹管弦合奏的音乐，然后便像是钟磬和鸣，进而是金鼓齐鸣，不绝于耳。

晓霜滑到了沙坡底下，放声大笑起来。她脸上都是沙子，嘴里也是，却笑得十分开心：“有趣，真是有趣！秋哥，你也来！”

杜润秋连忙把手一阵乱摆：“不不不，我不来了。一身都是沙，难受死了！”

晓霜又招呼站在不远处的丹朱：“喂，丹朱，你来不来？真的很有意思呢！”

丹朱似乎没听到她的话，只是在注视着前方。杜润秋好奇地走到她身后，随着她的视线望去。

杜润秋一瞬间屏住了呼吸，几乎以为自己看到了海市蜃楼的幻象。

漫天黄沙里有一座六层的小楼，雕梁画栋。一弯泉水，形如月牙，绕小楼流过，泉水旁遍生芦苇。

“这就是传说中的月牙泉？”杜润秋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没错，就是他曾经在照片里见过的月牙泉。芦苇淡淡如烟，清晨薄薄的雾气笼在芦苇上，也幽幽地浮在泉水上。泉水一半结了冰，另一半却已在初春的天气里融化了。泉水夹着碎冰，哗啦啦地向下流去，水声如同音乐。

丹朱幽幽地说：“这就是沙漠里的奇迹啊。这月牙泉在如此干涸的沙漠里，千年不竭，一直都有水流动，而且是清水。”

杜润秋呵呵地傻笑：“什么奇迹，不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吗？”

“不，绿洲总是要消失的。”丹朱说，“而这里，这月牙泉，几千年来都从来没有干涸过。”

晓霜跳跳蹦蹦地过来了，满头满脸都是沙子：“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走，我们到月牙泉那边去看看吧，那座小楼好漂亮。”

杜润秋对她的这个提议很是赞成。三个人从沙山上走了下来，杜润秋回头一望，他们在沙上留下的脚印，迅速地被风吹得消失了，沙地上又是一片光润无比。

沙山底下放着几架投币式的望远镜，也没人看管。杜润秋看看那一望无际、连绵不绝的沙山，除了沙还是沙，只有几株枯树孤零零地扎根在沙丘里，深深奇怪这地方用望远镜能看到什么。

他从钱包里摸出了一枚硬币，投进了望远镜，凑到了镜头前面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努力地看，深刻地期望不要辜负了投进去的那枚硬币。

第一眼看到的，仍然是淡金色的沙山。杜润秋叹了口气，正在心疼那枚硬币，忽然间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，在沙山上有人影在晃动。

这群人人数并不少，大约有十来个。杜润秋一时间觉得相当奇怪，刚才他没看见沙山上有人啊，这些人怎么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？他来不及想那么多，把望远镜调得近了些，定睛一看，更觉得奇怪了。按理说，此处是个旅游景

点，来爬沙山的都是游客，可他看见的这些人，个个破衣烂衫，都快衣不蔽体了。这些人都在努力地往沙山上爬，可是，那沙山上的沙不停地往下滑，他们好不容易爬上了一段，又滑下来，然后又爬，又滑到山脚下……

“喂，秋哥，你在看什么，看得这么出神？”晓霜在他背后嚷嚷，“让一让，我也要看一看！”

“不……没什么。”杜润秋回转过身，一手拉着一个，“走吧走吧，我们去月牙泉那边。”

那座雕梁画栋的精致小楼，回廊曲折。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，有间狭窄的小屋，那是看守这里的一对老夫妻住的。他们在卖当地特产的一种橙皮茶，杜润秋花了一点小钱，向他们买下了一大壶。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，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老夫妻很是高兴，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小屋里坐坐。

丹朱和晓霜都很乐意，她们早就在清晨的寒风里冻得发僵了。小屋里生着煤炉，温暖如春，橙皮茶的香气弥漫在屋里。丹朱喝了一口，赞叹不绝：“真的很好喝，又甜又酸。”

晓霜一口气喝了一大杯，回头一看，杜润秋正坐在椅子上发呆，一口也没喝：“喂，秋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杜润秋就像是没听到她的话似的，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。

有时候，某些事情，就像是被湮没在了记忆里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。但是，也许在许多年之后，某一件特定的事，或者是某个特别的人，突然地就会触动那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影子。

杜润秋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情形下。

他想起来，在他小时候，他曾经去过丰都鬼城。那里架着一架望远镜，只要投上一枚硬币，就可以看到十八层地狱的景象，至少贴在旁边的宣传广告是这么写的。杜润秋只有十岁，他好奇地投了一枚硬币，然后凑到望远镜前面去看。

起初，他什么都看不到，视野里只是一片灰茫茫的颜色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杜润秋依稀地看到了有几个人影在晃动。

这些人在爬山，但奇怪的是，不管他们怎么爬，都好像爬不到山顶。就算快爬到山顶了，又会滑下来。可是，他们一直在爬，不停地爬，就像山顶有什么宝贝，非爬上去不可一样。

杜润秋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多年前在望远镜里看到的那幕景象。他那时候只有十岁，他也不明白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。他只知道，他在望远镜里看

到的，在现实里并没有发生。而今天，他在望远镜里看到的爬沙山的人，终于唤醒了他沉睡了近二十年的记忆。

“秋哥，你怎么了？”晓霜托着杜润秋的手，把那杯热气腾腾的橙皮茶硬托到了他的嘴边，“快趁热喝啦！你看你的手，像冰一样，喝了就会暖和了。”

橙皮茶的香味很诱人。杜润秋喝了两口，果然觉得暖和了许多。他抬起头，问那对笑眯眯地看着他喝的老夫妻：“大爷，大妈，我刚才从望远镜里看到，有很多人在爬鸣沙山，他们都是什么人？”

本来笑得无比温和的老夫妻，脸色马上变了。两人对看了一眼，那大爷立刻说：“没有啊，没人啊，这天气根本没游客来，怎么会有人去爬沙山？那沙山要爬上去，可难走了，走一步，陷一步，要上去都是骑骆驼啦！哎，你们也去骑吧，很有意思的，来的客人都会去骑的！”

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眼神却是闪烁不定，那大妈更是看都不看他们一眼。杜润秋心里知道有问题，但也知道这老夫妻是绝不会对他多说一句的。

他带着满脸莫名其妙的丹朱和晓霜告辞出来。临走的时候晓霜还把剩下的橙皮茶灌进了她们自带的保温杯里，看样子她是真的很喜欢喝。一出门，晓霜就拉着杜润秋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爬沙山的人？”

“……你们刚才有看见我们对面的沙山上有人在爬吗？”杜润秋问，“好多人，大概有十几个吧，穿得破破烂烂的……”

晓霜的睫毛抖动了几下，像黑色的蝴蝶翅膀。她相当认真地问：“你看到了，秋哥？你真的看到有一群人在爬沙山了？”

“我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。”杜润秋盯着她，“你们是不是知道我看到的是怎么回事？我……我是不是又见到鬼了？”

丹朱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秋哥，你真是越来越机灵了。我看，你以后就算见到的是人，也要以为是鬼了，是吧？”

杜润秋被她讥讽得说不出话来，讷讷地说：“好吧好吧，我们沿着月牙泉走一圈看看吧，然后就可以回酒店睡觉了。这里早上实在是太冷了……我脸上的皮都要被风给刮下来了。”

他们又走到了月牙泉附近。那弯月牙形状的泉水，清澈见底。虽是严冬，月牙泉旁的芦苇却仍是青碧一片，被风吹得摇摆不定。

杜润秋正想对这“沙漠中的清泉”再发表几句高见，忽然之间，他像是中了定身术一样，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了。他的目光，定定地落在了月牙泉里。

一个裸体的女人，一半浸在泉水里，一半冻在冰里。因为现在正是初春时

分，泉水有一半已经解冻，带着碎冰哗哗流动，而另一半仍然是冰封的。旁边青碧的芦苇，在寒冷入骨的风里舞动着，远处连绵起伏的沙山发出魔鬼一样的咆哮声。

这一刻，杜润秋觉得鸣沙山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群鬼夜哭。

那个女人一把柔软的长发，如丝如缕，在水里漂荡。这一幕景象，又唤起了杜润秋那个埋藏在心底的极其痛楚的回忆。

红珠岭上，他喜欢的那个女人，也是死在水里的。黑夜里，那黑色的海藻一样的长发，一丝丝，一缕缕漂荡在水中。

那是杜润秋的噩梦，他不醒的噩梦。

“她……死了？”晓霜的手死死地拽着杜润秋的胳膊，喃喃地说。杜润秋没有回答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丹朱定定地注视着泉水里的女人。杜润秋听见她在说着什么，声音很轻，很低，富有韵律。

他侧耳仔细去听，丹朱是在念着一首诗：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……”

《诗经·国风·秦风》里著名的篇章《蒹葭》。

蒹葭就是芦苇。

杜润秋觉得身边刮得越来越烈的寒风几乎要把自己给冻成冰了，连心都快结冰了。

不管是开在三途河上的曼珠沙华，还是希腊神话里开在冥府的阿福花，它们都只代表着一个含义，那就是——它们是属于阴世的花。在它们大片大片生长的地方，就是通往黄泉的大道。

当杜润秋第一眼看到赶来的警官时，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。指着穿着警服的屈渊，一向伶牙俐齿的他，居然也结结巴巴起来。

“屈……屈渊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在红珠岭吗？你……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这这这……也太远了吧？”

屈渊看到他们三个人，眼里闪过了一丝奇怪的光。他发出了一声更奇怪的笑声：“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就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”

杜润秋是在红珠岭的案件里认识屈渊的。屈渊是当时负责红珠岭案件的警官，是个做事相当踏实的人，杜润秋对他印象还算不错。不过，屈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而且，屈渊看到他们，好像还挺高兴的。

杜润秋大叫：“你究竟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啊？你别告诉我你是调过来的，这也太远了吧，风马牛不相及！”

“我就是调过来的。”屈渊理直气壮地说，“警察调职到别的地方很正常！哼，报案的居然是你们，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冤啊！”杜润秋叫得更大声，“我们只不过是到这里来玩的，花钱买了门票，进来吹风受冻不说，还要碰上杀人案！我们来的时候，这女尸就在月牙泉里漂着了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！”

“谁说关你的事了？”屈渊冷哼一声，“你别做贼心虚行不？我是问你，你们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看，不是来玩这么简单吧？”

“就是玩这么简单！”杜润秋一口咬定，“你说，你为什么来的？是不是跟红珠岭那案子有关？”

他看到屈渊的眼神一闪，知道自己说对了，又追问道：“那案子不是按你们警方的意思结案了吗，你干吗还要查？还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查，说说看，你有什么新发现。”

屈渊顿时变成了个锯了嘴的葫芦，一言不发。杜润秋“哇”的一声叫：“好啊，屈渊，你还不肯说啊，好好好，你记住，现在你可是要我帮忙的，哼哼……”

“谁说我不说了，”屈渊靠近他，压低声音说，“你没看见我前前后后那么多同事吗？待会儿再说，先办正事！”

杜润秋满意了。他抬起头，望着那弯碧如翡翠的月牙泉。这时太阳东升，给这青碧的泉水也抹上了一层冶艳的红光。

泉水里的女尸已经被抬了出来，放在一块塑料布上，用白布盖着。屈渊低声地说：“杜润秋，你过去看看，你是不是认得死者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杜润秋一口否决，“我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怎么可能认识谁？我不看……我坚决不看，太吓人了。”

屈渊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又不是小姑娘，又不是没见过尸体，吓人？吓什么吓，快去！不然你就是妨碍公务！”

杜润秋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：“妨碍公务？我？我？我？老大，你搞错过没有，报案的可是我啊！是我！是我！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呢！”

“少废话，快去看！”屈渊把他用力一推，“放心，尸体没有在水里泡多久，没肿胀，也没变形，不吓人！”

他的“安慰”只能起到反作用，杜润秋只觉得胃里咕嘟咕嘟一阵响，刚才喝的酸酸的橙皮茶都要吐出来了。他苦着脸，一步一步地挪到泉水边上，十分不情愿地低下头，去看那具女尸。

正如屈渊所言，这女尸浸泡在泉水里的时间肯定不长。那泉水的温度达到了零度，杜润秋看到她的时候，她的下半身都是冻在冰里的。不过这女尸却是面色如生，肌肤晶莹，嘴唇红润，秀发如云，看起来不像是死了，倒像

是睡着了。

杜润秋有些发愣。这女人很年轻，最多也不会超过二十岁，他还很少能见到这么美丽的女人。丹朱和晓霜都是货真价实的美女，但跟这个死去的少女相比，她们都要逊色不少。这少女的脸，就像是一块小小的晶莹润泽的羊脂白玉，五官就像是在这块白玉上精描细绘而成的。她的头发很长，不是纯然的黑，带着点棕褐色，还有点微微的卷曲。

“她很美。”丹朱在杜润秋身后低声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也悄悄地走了过来。晓霜却仍然站在风里，远远地望着躺在沙地上的这具女尸。

屈渊的声音里带着微微的惋惜：“她那么年轻……”他又看着杜润秋说，“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杜润秋摇头，“这样的大美人，只要我见过一次，就肯定不会忘的。我肯定没见过啦。不过……”他的声音也低了下来，“她真的很美……”

他听到晓霜走过来了，回头一看，晓霜手里正玩着一簇淡红色的小花。杜润秋“啊”了一声，迅速把目光转回到了那个少女的身上。死去的少女的鬓边，就插着一簇这样的淡红色的小花。

屈渊显然也立即发现了这一点，他的声音变得严厉了起来：“你是在哪里找到这花的？”

晓霜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笑声清脆如风铃：“屈警官，一年多不见，你的观察力退步了啊。你看看，这月牙泉旁边，到处都是这种罗布红麻啊！”她白皙娇嫩的手指，拈着那簇小花转动着，“这个世上只有这一个地方，生长着罗布红麻，就跟只有月牙泉里才会有铁背鱼一样！”

“铁背鱼？”屈渊错愕。他身边一个皮肤黝黑的当地警官小声地说：“屈局长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月牙泉有三宝，一是五色沙，一是铁背鱼，一是七星草。传说七星草就是罗布红麻。七星草和铁背鱼一起吃下去，就能长生不老……”

屈渊听到这番话之后的表情，简直是难以言喻。杜润秋的表情更是像吞了个鸡蛋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长……长生不老？”

杜润秋不自觉地朝丹朱和晓霜看了两眼。上一次在锁阳古城的历险中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“长生不老”！被浇灌了鲜血的锁阳（一种植物），居然有让人不死的功效，时至今日，仍然会有人为此疯狂，不惜代价也要得到！

一瞬间，杜润秋脑中又闪出了谭栋——他是屈渊以前在红珠岭的上司——说过的话：

生者不朽。

几乎是灵光一现般，杜润秋终于明白了谭栋话里的含义。生者不朽，那只是个委婉的说法，说白了，就是永生不死，长生不老！丹朱说“生者不朽”就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，一点错也没有。从古到今，即使是权倾天下的帝皇，所追求的极致难道不就是长生不老吗？再英明神武的帝皇，也一向渴求长生神药，即便是秦始皇、唐太宗这样的千古一帝！

屈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“好了好了，阮南，别胡说。这月牙泉里哪来的鱼？还长生不老呢！”

晓霜弯下腰，把手里那簇淡红色的罗布红麻轻轻地放在了死去的少女的头边：“以前有，现在没有了。”

她说得十分简洁，却让杜润秋和屈渊都觉得怪怪的，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。那个叫阮南的当地警官忽然“咦”的一声，拨开了少女的头发。

在少女丝缎般的长发里，夹着一小片铜色的反光的薄片。屈渊用镊子轻轻地把那片薄片夹了起来，阮南脱口叫了出来：“鱼鳞！”

屈渊的手抖了一下，险些让镊子脱手。他再仔细地去看那小薄片，它大约有六七毫米厚，看起来确实很像鱼鳞，暗铜色反光闪闪。只是一般的鱼鳞也就一两毫米厚，这么厚的鱼鳞，得要多大的鱼？

正在他沉吟的时候，阮南就开口了：“屈局……这里的鱼很特别，它叫‘铁背鱼’，背上的鱼鳞就像铁片一样。”

屈渊高高地举着镊子：“你是说，这就是铁背鱼的鱼鳞了？你们不是说这鱼早就没有了吗，难道这是化石啊？”

“你别这么激动嘛。”杜润秋拉长声音说，“也许还没变成化石，说不定是那鱼死之前碰掉的一块鳞呢？什么大事！管他铁背铜背，只要不是金背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屈渊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晓霜用力吸了几下鼻子，说：“好腥啊，怎么可能是死掉很久的鱼，一定是还活着的！”她满脸兴奋，拍着手说，“太好了，我们这次也许可以抓到消失很久的铁背鱼哦！”

“你们……”屈渊无语，“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死了，你们还在想抓鱼？！”他这时候才想起他的“正事”，又盯着杜润秋问，“真不认得？你真不认得？”

“真不认得啊！”杜润秋恶狠狠地说，“我要认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早去勾搭了，我说不认得就是不认得！哎，她是怎么死的？太可惜了！”

“目前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。”屈渊说，“如果是溺死的，她也没有做什